

刘老头卤菜

□ 查鸿林

刘老头是有名字的,只是小镇上大人小孩都习惯叫他刘老头,他也不生气,久而久之刘老头就这么取代名字叫开了。他既不是烹饪专家,也不是绝技传人,却做得一手好菜,尤其是卤菜,令人叫绝,小镇两万人家喻户晓,刘老头卤菜因此也就被当做一道美食传播开来。

刘老头年轻时迫于生计,每天傍晚便在小镇的繁华地段出个卤菜摊子,渐渐地,没等摊子出门,卤菜就被上门的顾客买得差不多了。于是,有人建议他,不如在家摆几张桌子,办个家庭餐馆。刘老头真的采纳建议办起了家庭餐馆,老婆孩子全上阵,一个藏在七弯八拐的深胡同里、没有招牌的餐馆,每天爆满,菜肴除了几个炒菜,全是卤菜宴,吃得每个人打着饱嗝、摸着肚皮,笑嘻嘻地离开。对于名声越来越大的卤菜,小镇上的餐馆里,为满足顾客需要,竟然在菜谱里写上“刘老头卤菜”的菜名,每天向刘老头预约卤菜。刘老头卤菜一时间成了小镇美食一道亮丽招牌。

我们认识刘老头的时候,他也就六十岁不到,印象中清瘦得一副标准的身材、憨厚得说话脸红、朴素得好像就永远只有那件带围裙的蓝色工作服。刘老头卤菜何以出名,用他的话说,就是做老实人,办老实事,说老实话。

刘老头能够做到童叟无欺,从不克斤扣两。小镇上的人大多从事商业、手工业,每天晚上都有个爱好,就是喜欢喝上几杯老酒,刘老头卤菜就是上好的下酒菜。傍晚准备歇业的时

候,大人们习惯给个三块五块的,让孩子们端个搪瓷缸子到刘老头摊子去买卤菜。有次,隔壁的伙伴二马去买卤菜,走在回来的路上,实在是忍不住那香气扑鼻的诱惑,就动手偷偷地吃了个卤鹅头,回到家,父亲觉得不对劲,就问二马,二马怎么也不承认是自己偷吃的,父亲一气之下找到刘老头,说是他欺负孩子,没给实秤。刘老头一五一十地解释完,还是补了个鹅头给他。事后,二马向父亲认错,父亲才知道那次当着众人的面抹黑刘老头理亏,于是找了个机会向刘老头道歉,刘老头嘿嘿一笑,摆摆手:“小事,我早忘记了,只要没打孩子就好。”

都说刘老头卤菜有绝招,刘老头从不承认,他说他在食材选择上有讲究,其他没有特别之处。他选用地道的青草鹅、本地麻鸭、上好的黑毛猪。刘老头卤菜烹饪时香味浓,起锅前,无论你饭前饭后,都会被那飘来的卤香味撩拨得胃口大开。刘老头卤菜起锅时色相好,金黄油亮,嚼起来肉嫩有韧劲,油而不腻,回味无穷。刘老头卤菜品种多,卤鹅、卤五花肉、卤膀爪、卤脆肝、卤牛肉、卤干子、卤鸡蛋,连花生米也卤,三四十个品种,让你选得眼花缭乱,吃得开心。

有次,在他家用餐的人发现卤菜里有一个枣子般大小的果子,于是就用筷子夹起来让大家看,然后就断定那一定是罂粟壳,不然的话卤菜味道哪有这样好。渐渐地,“刘老头卤菜使用罂粟壳”的传言私下里四散开来,不少人开始谨慎地购买他的卤菜。刘老头也很纳闷:好端端

的,一下子怎么少了这么多顾客?于是,像年轻时他又把卤菜摊子摆了出去。当他在街面与人聊天时知道是这件事情作祟,影响他的生意时,他哈哈大笑,向众人介绍:今天,我必须讲清楚两件事情,一是我可以对天发誓,绝不会在卤菜里放罂粟壳,做断子绝孙、伤天害理的事情,我知道这是违法的,他们看到的是草果子,药店里多的是,草果子香味浓郁,不仅是一种烹饪的好作料,还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二是我的卤菜配方也绝不是有一坛百年陈卤,那是别人编造出来骗人的,卤菜靠的是卤汤不假,但卤汤要不间断地熬制,不断地添加调料和新鲜酱油,去陈出新才行。刘老头一番话,说得在场的人频频点头称是。危机化解了,刘老头卤菜又红火起来。

有人说刘老头人品好,好在他厚道。刘老头居住在逼仄的胡同里,有七十二家房客的繁华,左邻右舍耳濡目染,加上刘老头不吝赐教,都学得了做卤菜的手艺,没有刘老头卤菜的火候和调料配置的精准,但卤菜的味道也很地道,单门独户地出个卤菜摊子养家糊口还是没有问题的,这样口口相传,小镇人做卤菜大多有一手,不少人还成了养家的一门技艺。小镇卤菜也成了小镇招牌。

如今再回小镇,刘老头已经作古多年,好在他的手艺被其女儿和一千乡亲传承,卤菜在小镇从未衰落,还遗留着刘老头卤菜的风味,亦如小镇2500多年从未褪去的繁华一般。

老街

□ 高学萍

老街是一种情怀。年幼时,我的家就住在老街,不是什么有名的景点,在携程百度上的介绍少得可怜。那里的一切都是老旧的,连同现在的回忆都带着一点腐朽的味道。

那时老街里住着一个老太太,总是坐在竹制的摇椅上安详惬意地晒着太阳。无法分辨她是闭眼还是微睁,脸上有岁月留下的车辙。老人的肤色并不干瘪,她身着素衣布鞋,一年四季鲜有变化。衣服上有飞鸟走兽的纹路,手中拄着的龙头拐杖乌黑略有掉漆。

她带我走走逛逛,看周围的花草虫鸟,或者感受它们的气息。仿佛她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做着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我想,她一定是能够感觉到它们秋毫的变化。她坐在椅子上,抚弄着手中的几片枯叶,似乎能看见很多年前的她也是端庄安详地坐在这里的阳光下做着一些绣物,编制着各色的纹理。老人的神态一丝不苟,她将老街的喜悲哀愁细细缝入,沉积聚集。

她爱听戏。梅兰芳的《霸王别姬》,孟小冬的《洪洋洞》。那声音穿在钢丝线上一般。恍惚间,以为穿越,来到了乱世的民国。忽闻孟小冬,一点雌音全无,铿锵悲声,亦是别样的风情。那是沉积了数十年的时光风韵。

老人喜爱荀派的黄少华,爱唱那首《绣襦记》。“苍天若与人方便,愿作鸳鸯不羡仙。”她咿咿呀呀地唱着,余音不绝,绕梁三日;一唱一日,一哼一世。她亦是与老街相同。清闲的端重,无杂念。

老人随着时光的变迁,总会磨掉一些耐心。但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又会增加一点点沉稳,这还是一种平衡。我上一次回老街,是预料之中的物是人非。往日的繁华早已经冷却,低矮的瓦房早已是人去楼空,打上了“拆”的印记。再也找不到聚在一起的老人们了,再也找不到追逐奔跑的孩子们,连同找不到的那个老人。

她可以一个人在夏日午后氤氲潮气的屋子里剥一篮豆子;在冬日温和的暖阳下研究一段织物的脉络纹理;春天独坐老街听闻鸟语花香;秋天在一地凋落间寻找恰到好处的一种颜色。她做这些事情,不去奉献,也没有索取、要求、进取心和一些目的。但是除此之外的任何事情她都不愿去做,因为满心的欢喜和惊奇都落在这老街上了。即使住了一辈子,每天却都还是新奇的。

老人早晨起来煮一壶沸水,杯中泡着冻顶乌龙,之后是浓烈的大红袍。中午啜饮着来自岭南的普洱,晚上再以翠兰翠尖收尾。有时她也拾捡些干瘪的碎花,擦一壶无名的花茶。

她家中有着龙井与雀舌。那些细碎的植物,放不下身段似的,带着江南山间的钟灵毓秀的恍惚与虚张声势的孤寂。茶室正对着老街,很寂静,仿佛置身于江南的乌篷船中,晃荡向前,耳边是安静的水声。

江南,对很多人而言不过是种地理概念,但对老人而言,更是一种心驰所往的存在。江北的冬天的微冷,泡了一壶龙井,便是忆了江南了。

她喜欢带我漫步老城。破旧的玻璃窗来回撞击,里面的窗帘被风掀起,卷到了摆放在窗台上的瓶瓶罐罐。有不耐烦的主妇着急麻利地关上窗,砰的发出声响,随即湮灭在喧嚣中。她们是带着厌恶的。她们已经在没有前途的老街耗了大半辈子了,对这地方早已生了倦怠。

人随着时光的变迁,总会磨掉一些耐心。但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又会增加一点点沉稳,这还是一种平衡。我上一次回老街,是预料之中的物是人非。往日的繁华早已经冷却,低矮的瓦房早已是人去楼空,打上了“拆”的印记。再也找不到聚在一起的老人们了,再也找不到追逐奔跑的孩子们,连同找不到的那个老人。

魏老师

□ 刘学升

在皖江岸边安庆晚报社担任副刊部主任的魏振强先生,是我十多年前经散文作家许俊文先生介绍认识的兄长加好友。我像尊称许俊文先生为许老师一样,一直尊称魏振强先生为魏老师。今年国庆节前,魏老师在他的朋友圈里发文字、发图片。文字的内容好似魏老师的大个子,爽直得很。魏老师发的图片亦吸引我的眼球,尤其是他所发的新鲜的刀鱼和其他的鱼儿,几乎让我的馋嘴垂涎欲滴。扳指一算,我已有六七年没见到魏老师了,于是心中萌生想见他的念头。魏老师得知,从遥远的安庆朝着祖国的心脏发来亲切的呼唤:来,我带你吃小鱼。

10月2日中午,我携夫人和孩子按照魏老师所发地址,驱车直达安庆迎江区的雨润香水百合小区斜对面的“说味楼”酒店。除了我们一家三口之外,魏老师及其夫人还特地邀请了他们的好友徐先生、杨先生(魏老师称其为杨老汉)、由池州来的著名作家查一路夫妇及孩子共进午餐。魏老师就是魏老师,为了引起大家对我及夫人的“重视”,他竟将多年前我和夫人所做的一件微不足道的“好事”说成“好大事”,把我和夫人在徐先生、杨先生和查先生的面前捧得恰到好处,极有面子。我不知不觉飘飘然,于是,烟瘾不大的我吸了魏老师的红盒中华烟,酒量一般的我喝了魏老师的金门高粱酒。待吸完一包烟,喝完两瓶酒,吃完杂鱼儿(几种鱼放在一块红烧的美味),中午的饭局也就结束了。我和家人上车前往事先预定的尊悦宾馆休息,魏老师要我们晚上等信息,他请我们吃大排档。

傍晚,按照魏老师所发的地址,我们打车前往地处安庆经济开发区的吃饭的地方。到了地点,我们一家三口六只眼睛轮番搜寻,也未见到一个大排档的影子。正纳闷,一抬头,却看到帅气的魏老师在大街对面冲我们优雅地招手,他的身后,是一家名叫“老房子创意餐厅”的酒楼。魏老师领着我们进入酒楼,嫂夫人和杨先生已在等候。我们先“撮蛋”,等徐先生来。没多久,徐先生翩然而至。席间依然有红烧杂鱼。

我们又是一通推杯换盏地喝,一番天南地北地聊。我们酒足饭饱,在离开酒店之前,魏老师得知我次日要到池州去看望我的另一位老师、散文作家许俊文先生,说“池州离安庆很近,我明天陪你先去参观海子墓和独秀园,再陪你一块去池州。”本文开头已经说明,魏老师和许老师也是相交多年的兄弟加好友。

到了池州,刚近正午。许老师已约几位老友在饭店等候,他见到我们,非常高兴和热情。魏老师比我更为熟悉,因为他曾在池州工作八年,即使调到安庆工作后,也经常回到池州会会老友,打打牌,喝喝酒,叙叙话,聊聊天。我对大家说我不但喜欢魏老师的为人,还喜欢魏老师的文章。午饭后,我们一家欲到望江县看望朋友,魏老师拟乘高铁返回安庆。于是,我们同魏老师、许老师和其他朋友相约以后再聚,在酒店门前握手道别,回家的回家,赶路的赶路。